

球陽

十一

				和書門
		四	二	六
		一	三	四
二	五	七	四	類
冊	架	函	號	

			和書
		四	二
		一	三
五	八	二	五
冊	架	函	號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42664
冊數	25 (11)
函號	178 405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球陽

十一

此山無堂僧流于久米山寺僧我志于

尚敬王

球陽

卷十一

九年國覺寺大改四版

其時失火燒損國覺寺大改而思

其時住持僧覺道慈有小師

其時住持僧覺道慈有小師

其時住持僧覺道慈有小師

其時住持僧覺道慈有小師

凝齋十一

球陽本具卷十一
○四○號
林相齋

尚敬王
九年圓覺寺大殿回祿
德勝院之

九年圓覺寺大殿回祿
德勝院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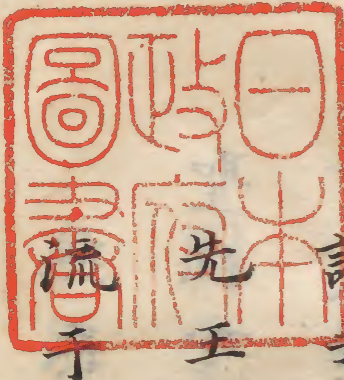
正月初一日丑時失火燒損圓覺寺大殿而照



堂佛殿中門幸免火災時住僧覺翁無有小心

謬起火災當其火燒專一擔出自已貨物不顧

先王神主而今燒失尚清王神位由是覺翁



八重山照堂僧流于久米山亭僧放在于

照泰寺三百日堂計新千八水山平新
聖祖加賞緞幣三十疋

康熙庚子冬其王遣耳目官毛廷輔正議大夫
梁得宗等入京進貢其聖祖仁皇帝深嘉球國
處修職貢世篤忠貞即照安南國例加賞三十
疋共計八十疋永著為例

大雹降川田平良二邑

秋八月十一日久志郡川田平良二村日晴風

靜氣又暖暄至于午時雲起一片非為陰天而

倏然小雨未閱一刻大雹驟降草木枝葉被盡

打破至于未時而稍止村民見之大驚訝之且

奇怪之稟報總地頭轉奏于朝廷

其圍或四五寸或一
二寸或米粒之大 雹狀如磧
堅硬不解

十年始定正月初二日七月十四日令諸臣拜謁

圓覺廟

自往昔時正月初二日七月十四日其王親戚

等只入圓覺廟拜謁先王而衆臣未嘗有與

為素有每頁獻酒耗一對康熙辛亥裁去其酒

是年王始令王子至于庶人皆著衣冠詣圓

覺廟恭行拜禮永著為例今獻御香無獻御麩酒一埋

始置請地代官主取

自往昔時此代官無有主取諸代官之外另有

筆者三人隨從中頭島鹿代官主取而辦理請

地仕明之稅事然他主取公務繁冗難以兼理

由是今番議奏以設此官職西傳大本學科

始置小橫目六員以整風俗西傳大本學科

順治丁酉年始置總橫目稱觀察司有按司一員親方一員筆者二

員觀察風俗至于是年亦設小橫目六員屬于

總橫目時巡各處察觀人民風俗及府庫倉廩

受授貨物併官俸采地交納以整貪俗以勸善

行樂書卷八十一

真喜屋村古我知出米以濟本村及仲尾次村

其羽地間切真喜屋村古我知親雲上幼時貧家
苦學書算及年十六為若文子漸歷諸吏而職
終于夫地頭就中起家以養父母終其天年嗣
後家富好義屢次賑濟是年歲凶亦助真喜屋
仲尾次之百姓給米各戶二三升
識名邑地盜賊掘土滅輝

自往昔時真和志郡識名邑西川門外地每夜
有一光輝冲于斗牛間雖風雨甚大未嘗稍滅

康熙壬寅年忽有盜賊俟夜深人靜之時揭開
其石掘起土泥至于次日邑人聞之相自聚會
皆至其地而看見之但有揭石掘土而瀆之痕
耳邑人仍修其石而歸來矣自此之後光輝既
滅不敢冲天焉

綴幣

王遣王舅翁國柱正議大夫魯曆等表賀

極并進 聖祖香品物仍遣官生鄭秉哲鄭謙
祭宏訓三人入監讀書即照先例給與口糧四
季衣服鋪蓋並紙筆銀兩從人亦給口糧衣服
鋪蓋禮待甚厚奈祭宏訓因病而亡 皇上賜
宏訓三百兩內留一百兩修理其墓餘有二百
兩附國柱帶回養贍其老母時國柱召見于
乾清宮賜坐并茶且蒙 皇上諭教勞使臣又
除例賞外加賞國王 御書匾額輯瑞球陽四

大字並玉器緞疋等物共計二十六件又加賞
國柱白銀上用緞後除例宴外恩給貢使等上
用饊餅數十品翁國柱跪拜謝恩既而回至福
州乙巳夏歸國後 命

始定直擢士臣授諸浦在番
素定喜屋武讀谷山勝連本部今歸仁國頭久
志等處總地頭職兼務其間切在番職而總地
頭官或有任職或有染疾時自僱士臣代理其

事至于後世以其係大臣之故不以總地頭兼
理其職然而不論接司親方其總地頭若有請
願兼任其職則准其所請是年始定國中均一
直擢士臣授為在番而不准其請為
始定先王妃回忌三日祭禮

自往昔時先王回忌三日祭禮然先王妃回忌
只行一日祭禮至于是年改定王妃回忌較先
王回忌以行三日祭禮

仍給御右筆相付俸祿三名

米二石 石一石 雜

仍給御醫者相付俸米二石五斗

改定評定所帳當座公事拜並具摺座家來赤頭

改授首里百姓

備自往昔時諸郡邑人實授評定所御物奉行公

事拜

御評定所十一人 帳當座
五十六人 共計六十七名

則扣算其下錢

今番改定首里百姓六名為御評定所公事拜
亦十五名為帳當座公事拜每名各賜俸米二

石且亦令家來赤頭十五人輪流換班以辦理
貝摺座公事今番首里百姓三人實授他下代
役而每名各賜俸米三石
諭祭溺死海中進貢官役于天久崎
康熙壬寅身目官毛弘健正議大夫陳其湘奉
命為進貢使俱率官舩水梢那霸開船行至閩
外衝破橫礁此時二號船官員遙然而見之巨
波暴風不能撈救至于翌年二號船回國將其

十頭號船覆湮上聞王廷王深憫其溺沒即
命御物奉行備辦祭品於天久崎令僧諭祭焉
始許宮古八重山入觀官役七月十四日拜謁圓
覺廟
始置宮古山保良邑與人
自素宮古島保良邑無設與人但砂川與人兼
理其邑然路遙事冗二邑公務難以兼辦由是
另設此役以理此邑

始裁先王聖忌日公司且王后及王子每值其日

輪流奉獻神酒

改定遣中國使臣跟伴無幾其人

勢頭大夫主從共計十人北京大通事主從共

計六人都通官副通官才府官舍主從共計五

人筆帖式主從共計三人典力總管船頭宰領

主從共計二人

十二年蔡溫改修中山世譜

國師蔡溫奉旨改修中山世譜正誤補闕以

備聖覽

大宜味間切始屬國頭在蕃管

大宜味間切原屬今歸仁在蕃管掌茲國頭在

番李杖起

上江洲筑登之親雲上由久

具呈大宜味者近國

頭而遠今歸仁請將大宜味屬國頭在蕃管掌

則來往不勞公務甚便矣公朝准此長國去

始定慶良間粟國直接在蕃

自往古時慶良間粟國等地頭兼任其在番職
至于是年另置在番監守各處並管外國之船
漂來及地方船隻往還
王遣使謝恩將其方物准作正貢
王遣紫巾官向得功正議大夫鄭士絢等以謝
大賜玉器緞幣等隆恩時向得功
大和殿傍賜
宴且召見於
乾清宮賜坐并茶
皇上諭向國王並地方太平百姓安樂及一路

官優待且除例賞國王外加賜玉器緞疋共計
二十八件又加賞向得功內造緞白銀時奉旨
琉球國王只要心知
皇上恩典不必貢獻禮
物謝恩且奉
上琉球國王因朕頒賜
御書
匾額及玉器絲緞等件特遣使臣進表謝恩貢
獻禮儀具見誠悃朕加惠遠藩不欲收其貢物
但既航海遠來不忍令其帶回本國查歷來朝
鮮國王進獻禮物若不收受有交送內務府存

留准作年貢之例今琉球國王所進禮物即照
此例存留准作二年一次正貢以示朕體恤遠
人之至意欽此向得功奉旨跪拜謝恩既而事
竣歸國

天王廟天界廟內神主改以屏位

天王寺並天界寺內奉安先王及妃並太子
及妃神主等至于近年神龕窄狹難以安置由
是改其神位始為屏主

命國師蔡溫

未嘗親
方文若

改定服制

按舊制以三十日除喪服為至重而又同宗異
姓之分族戚親疎之辨未有分別茲命蔡溫改
修服制施行國中于是正服義服之辨皆昭然
而明

大正詐冒之士以治罪

國法素禁百姓詐冒為士詐冒為異姓子併為
同姓子至今漸犯其法者衆乃大正其法以治

罪自告者免罪又立律嚴禁詐冒

久米島人山城仲地與那霸新城引溪水補田水

以利間切褒美各賜位

其志川間切田地少水旱災雖小無計可免屢

患荒歉茲有山城親雲上仲地筑登之親雲上

與那霸筑登之新城共議或築或決以引溪水

補其田水自此水旱不虞以憂矣乃褒賜山城

命拜座敷仲地拜勢頭座與那霸新城各賜黃冠

久米島地頭代宇江城大屋子比嘉阿嘉旋與座

謝名堂目差江洲宇根村民長大城共議引潤

水補田水永利居民乃各賜位以褒

久米仲里屬村真謝比嘉等處共有可出米二

百三四十石之水由比嘉水少雍正元年宇江

城親雲上比嘉筑登之與座江洲大城相議督

民築堤于山中川留其下流從此大開長溝引

來補其田水是以真謝宇根比嘉謝名堂四村

永免旱害乃褒賜宇江城并座敷比嘉阿嘉與
座江洲大城各拜黃冠

宮古山設建長間邑

往昔之時西銘郡主古世佐嘉利有一男乳名
曰真德兼其為人也剛毅武勇膂力絕人跑如
飛鳥人皆稱之曰飛鳥後襲父業立為郡主專

理西銘並於和手片午伊古武幾也計等邑

共計

入五威勢日振貪欲愈盛恒要滅鬼子代按司以

得伊佐良邑而伊佐良邑在西銘邑之西地甚
相近由是按司甚懼他侵襲即呼邑人相與商
議屢次賄賂以求和睦飛鳥未嘗依允伊佐良
人每往白川濱汲潮澳莫之時屢受飛鳥之害
而小邑弼力不能報其仇時有宇慶目曾礼者
乃白川大殿男子也幼雅之時父母早亡惟托
伯母以為成長恒嗜小弓能射蒼蠅以為遊玩
遂得其妙矣按司要免飛鳥之侵恃遣男須次

真良早禮厚幣請乞曾禮謀殺飛鳥以除他侵
襲之害曾禮貪其幣物以為應諾嗣後飛鳥往
白川濱以致玩樂曾禮亦到其濱以為徘徊飛
鳥忽然見之悞為伊佐良忙然往去要以賊害
近而見之即曾禮非伊佐良也飛鳥曾禮握手
傾蓋相語古今飛鳥告之曰天假良緣邂逅相
會幸甚非常况復日暄風靜萬里雲收景光無
邊慰樂人情請乞爭射弓箭以為相樂曾禮深

歡得謀殺之時而飛鳥勇力無比遽為射害恐
有為他被殺乃設奇計曰射箭相爭世上之人
無不皆然予等掘沙為坎站立其中堆埋半身
射箭相樂乎相共依允遂隔地二十步掘沙為
坎以備爭射之處曾禮素懷謀殺之志掘為淺
坎跌坐其中堆至脇下飛鳥掘沙三四尺許站
立坎中自脚至脇深為堆埋將爭射時曾禮將
飛鳥年長請先弓箭飛鳥亦懷惡心久執弓箭

不敢輕放窺見曾礼傍眼忙放一箭射乎曾礼
之耳曾礼偽為驚訝曰射弓以爭一玩樂也何
以實射我耳乎飛鳥請罪曰悞射汝耳難以逃
罪請為寬恕曾礼大怒連放二箭射當飛鳥兩
眼時有獨木舟七隻覆在于濱即躲身其中深
避其怒飛鳥不抽其箭自坎躍出滿地遍探且
蹴起其六舟而無有影形徒含怒恨如西銘婦
去曾礼直至伊佐良邑細告射眼之事鬼千代

雷按司恐他知予托汝來至於此要遣人窺飛鳥
人皆畏懼之不肯往窺惟有一婢女佐良森者
出班跪請曰今婢往西銘邑以窺飛鳥而歸來
伏乞許身歸家按司深為褒美以為遣撥佐良
森偽為高女往到他間飛鳥果斃男修尋殯女
為啼哭佐良森實之見之而早歸報知其事按
司深歡免侵襲之災相與宴樂既而搦回佐良
森于父母之鄉時按司意謂男有畏懼不敢往

行惟有一婢女不顧身命果往西銘邑窺見飛
鳥若有其事顯露于世恥辱甚極特遣人趕殺
佐良森于途上自此之後西銘邑漸致衰微遂
為荒野至于近世飛鳥怒恨猶若遺在而耕他
田圃之人屢有染疾而俄斃焉故此邑人往來
此地必脩祭品拜謁飛鳥城以為吊祭焉至于
是年其旧城之下請乞王命設建長間邑
雷下於摩文仁間切米次村次良外間之屋震死

其妻燒屋一半人聚救火乃熄
始許士家作繪師庖丁諸細工銀見船頭作事五
主琉假屋手代
按前規士作此業者賤之為百姓士亦恥之不
作而至貧窘者衆况今士家繁衍而輪供公事
受俸之期漸之遲延甚難為生于是不惟許作
此業亦下令勸貧士修此業以治家道而備國
用也

十四年王命武自勇山南鑿溝引泉注入農田
本國農田每遇天旱五穀不熟民甚憂之王
嘆曰國之本在于民民之命在于食國相法司
奏曰山南與座村有泉足注萬田由是法司向
和聲奉命前往山南歷見地形令高奉行武
自勇等鑿溝引泉灣之曲之引到東風平間切
注于農田民不憂旱稻穀豐登王喜曰各處
有泉處皆令推此類以防天旱之憂

始免葉壁山阿母加那志二加也田阿母久米山
君南風宮古八重山大阿母並諸外島祝女提
作事阿母入賀中山
聖上即位並大慶賀時葉壁山阿母加那志二
加也田阿母久米山君南風宮古山八重山大
阿母並諸外島祝女及提作事阿母來至中山
以為慶賀至于是年聖王軫念女官航海遠
來始免入觀慶賀以定代遣設理以為慶賀永

著為例
吳師虔製朱印色以供國用
本國之人未知製造朱印色自閩買來以供國用
吳師虔^{山口}親雲^{上保房}曾至福省學畫繪法並傳授朱印色之法而歸來至于是年自製朱印色以備聖覽由是國中印色皆用其印色竟不以寄買于閩而用為
玉巡視山北

冬十月間王視農暇親率國相王子按司法司紫中官等巡行山北觀風整俗賑助撫綏而撰日發駕巡行有法由是王駕所過之處民不勞一力財不費一毛百姓欣然披雲霧見青天至十一月歸京
鶴雁來遊
春正月間有鶴十餘七隻舞鳴讀谷山至干冬十一月鶴雁數百隻來遊姑米山數月不去焉

鐵匠勢頭屋宜始造鐵鑿並諸樣小刀等深蒙褒

美

本國鐵匠只做鋤鋏等未識製造細嫩器物是

年匠勢頭屋宜宮城等九名相與評議始製五

德釘馬鐙鐵鑿剃刀庖丁輪絞等以備製上覽

申是荷蒙褒獎每名各賜夏布二疋

大電島尾等處

春二月間南風驟起大電于真壁摩文仁等處

六

四顧同雲霏々連天枝葉翻覆塵土吹起昏々

濛々對面難辨頃刻即息

大電于久米仲里郡

冬十二月久米仲里郡中電而大降四野枯槁

蕃薯盡破至于兩日而止焉

西表島于立村蛭蚓化蠅入海

八重山西表島于立村近乎海邊一日前濱生

有蛭蚓甚多無數忽化小鰻為群滿地五十丈

許而相綿入海

志喜屋村系数妻生魚面子

知念間切志喜屋村有系数者其妻始產子死

而出見其面如阿波数俗魚之而頭似石鮫有前

亂四根細而長惟其四肢不異于人後再產子

亦死出其有人形而無骨未幾母死

仍賜俸米于司雲上

自往古時賜俸米三石

米二石雜石一石

于司雲上至

康熙庚子因儉約裁去其俸米然而司雲上恒

從聞得大君每幸知念玉城等或以祈雨或祈

福時必為扈從而行焉由是朝議仍賜其俸米

三石

天王天界二庙屏主各設一饌為恭獻

素天王寺天界寺奉安各位神主以致祭祀至

于近日改為屏主正月七月間每其屏主各設

一饌以為恭獻其屏主

始定正議大夫坐吟味上中議大夫坐座敷上並
因籍排班
唐榮官級未嘗定制正議大夫係乎三品但排
吟味之班中議大夫坐座敷之列而其年長少
以為次序今番改定如此又素同其品級不辨
宗籍今坐其班今定里之子籍坐筑登之籍之
十五年始定百官為玉祈福于園此屋武嶽見嶽

自往昔時百官告祈王之洪福必擇其年歲
德所在之處以為許願至于是年始定百官為
玉祈福必於園此屋武嶽並見嶽輪流祈福
西殿後垣異光
秋七月二十三日丑時玉城西殿之後有一光
輝恰如燈籠且石垣之傍又有炬火一炷而滅
熄焉暫時之向又如前光輝此時有人數名遊
遊平良松山忽然看之大驚歸家至干翌日稟

明此事轉達 聖聞並請 王不准其請
著令禁城諸官謹慎看守至於後年未見其應
係數邑總耕作嶺井教民稼穡並每鄉立約以貯
米錢深蒙褒獎 王城郡亦數邑有嶺井者自幼雅時盡力田畝
稼穡有功擢為總耕作當盡心竭力教民稼穡
則五穀豐登飲食已足又每鄉立約以教人民
則民俗儉簡蓄儲最多郡中之人竟以貯得米

二百九十一石餘錢一萬九千九百八十貫文
由是郡中設理及高奉行總地頭僉具呈文以
稟其事遂蒙 褒獎賜座敷位
仲里郡宇根等築堤及壩貯水注田以防旱魃
久米山真謝等田地無有湧泉而旱魃之時田
地涸乾五穀未登雍正丁未之冬夫地頭宇根
嘉手莉等相共高議俟農隙之時率領百姓始
築堤與壩貯水灌田以防大旱自此之後真謝

宇根比嘉謝名堂等四邑皆賴其水以注田圃
遂蒙 褒美夫地頭宇根嘉手蒞座敷前大
掟宮里目指大城大筑宮里赤嶺比嘉直賜黃
冠
十六年圓覺寺大殿改為王宗廟
圓覺寺素奉佛像于大殿而大殿之側另構小
堂二座名曰御照堂以奉 先王神主今番改
以大殿為 王宗廟將其照堂一座改修小堂

以奉佛像名曰獅子窟次一座改構小堂移栖
法堂僧為其餘仍旧貫而不敢改焉
禁絕巫覡以滅邪術
本國流俗崇信巫覡之術悉受妖邪之感而俗
習既深財費尤甚由是 王諭國相法司禁絕
巫術制定法律而世俗歸于正道矣

改定御物奉行三員擢紫冠
自往昔時設置此職或親方二員親雲上一員

或三員皆以親雲上任此職至于近世一員係
乎紫冠二員係乎親雲上是年改定三員皆擢
紫冠
改名漢字御右筆加增員數及年俸
自往昔時擇擢唐榮能書漢字一員繕寫往還
中華之文名之曰漢字筆者但給年俸二石五
斗相附二名無有年俸是年之冬改名漢字御
右筆加設主取一員相附一員
共計主取一員
御右筆一員相

附三始賜年俸主取一員年俸五石御右筆一
員年俸三石相附三員每名年俸二石雍正庚
戌之春加給其主取年俸二石右筆四石相附二
石
毛慎思馬文彬改修宮城橋
大里郡宮城邑之西有一大江西設一木杠東
築一石橋以便往還然歷年久遠頗致敗壞是
年之秋王命紫巾官毛慎思
野村親
方安察座敷官

馬文彬 富島親雪 廢壅東西二橋其中間新築

石橋一座規模高大宏濶以為人民往來也

改令御物奉行吟味供奉聖主幸行三ヶ寺

每年正月初三日七月初七日例有御双紙庫

理御物奉行一員扈從 聖主幸行圓覺寺天

王寺天界寺以行拜禮今番改定御物奉行三

員皆擢紫冠由是每逢其日改令御物奉行吟

味以為供奉

始禁諸郡邑人為公司匠夫

諸郡邑人依其所長或為疊匠或皮匠或鼓匠

或簾匠或鞍韉匠或編物匠或鐵匠或裱匠或

馬鞍匠或編糸匠或縫裁匠或雕物匠或玉貫

匠等以辦公用則每其名免許下錢矣至于是

年山舍之人不許為其匠夫但令首里泊那霸

久米邑人恒為此業以辦公用焉

親見世菩薩移安下天妃

自往昔時親見世館那霸官員為辦理公務之
處且鎮守官暫寓此館以為交代而不宜以此
館為神宮由是將其菩薩奉安下天居官也
始截王出御南殿貢使獻土物之禮

耳目官正議大夫公務全竣當歸國時王出
御南殿則貢使入觀以奉土產物件至于是年
始傳其典禮
始禁供酒于佛前

本國之人不識佛有酒戒恒至寺院為祈福時
妄供酒于佛前以為祭禮至于是年始禁供酒
于佛前焉

創建天孫氏尚忠尚泰久尚思達尚金福尚德等
五神牌奉安于龍福寺素取有光五神牌合定
其序

龍福寺內無有其六位神牌至于是年新製此
六牌與其素所有神主改以昭穆為其次序以

便奉安其寺廟之內

東苑釋迦及梵器賜興禪寺石麟

東苑素構一堂奉安釋迦之像名之曰能仁堂

是年十月賜其佛像及梵器於興禪寺住僧石

麟則石麟另修佛堂于寺左以安釋迦像以為

崇信

毛世傑煎熟硫磺減其費錢以蒙褒美

自往昔時煎熟進貢硫磺費用甚多至于是年

毛世傑授其檢者克竭心力煎熟硫磺共計二

萬五千餘斤而減其費錢共計乙千五十貫由

是褒賜上布二端毛世傑伊計親雲當泊村教

承基長嶺筑登之等每名賜下布二端筆者泊

村容應賢親雲上將茂等每名賜下布一端

始賜王子按司親方任職知行

自往昔時御系圖座大與座各置王子一員總

理其事稱之曰總奉行且設按司親方各一員

稱之曰奉行且寺社座設按司親方高所等用
座各設親方督理其事稱之曰奉行然而皆無
給其役知至于是年始給王子總奉行知行高
三十石亦給按司親方奉行知行高二十石
減定御書院親方各役知行三十石 外裁去 御領
側役知行五十石 外裁去
始置帳當座相付筆者四員各賜年俸
自往昔時帳當座但有筆者四員假筆者四員

辦理公務然公務繁冗難以辦理每朝到晚盡
力辦理而公事多滯未能全竣焉由是始擢其
假筆者以為相付筆者以賜年俸四斛
始給泊村頭取俸祿五石 米三石雜石二石
泊頭取掌本村島島而公事不少乃無俸于是
合村呈乞其俸朝臣照那霸久米村官長之例
加議酌宜題定其俸
改定唐榮衆官俸祿

茲定正議大夫經奉貢使者俸米三石五斗麥

豆二石五斗舊如其未奉貢使者俸與

中議大夫同舊陞正議大夫者其俸皆均中議大夫經為長

史者俸米三石麥豆二石舊如其不為

長史者俸與都通事同舊陞都通事者其俸皆均都通事經

受其職入閩者俸米二石五斗麥豆一石五斗

共計四石舊如其未入閩者俸與副通事同舊陞副通

事者皆均副通事經受其職入閩又雖未入閩亦為

講解師訓詁師漢字筆帖式歷官者俸米二石

五斗舊如其未為此等職者俸與通事同舊陞副通事者

皆均通事經為總管者俸米二石舊如其未為總管

者俸與秀才同舊陞通事者皆均秀才俸米一石若秀

才俸米五斗舊如

改定國寺任持併受公職而告老者每月給米等

級

茲定紫衣僧經為圓覺寺天王寺天界寺護國

寺臨海寺之住持而告老者每月給米一斗三
升五合其從僧一人給米九升其僕一人給雜
石九升米為其住持者裁去從僧其餘皆同給甲
從僧黃衣僧經為崇元寺慈眼院法堂神應寺萬
壽寺神宮寺神德寺聖元寺之住持而告老者
每月給米一斗三升五合其僕給雜石九升米
為其住持者獨給米一斗三升五合不給其僕
給甲經為桃林寺在八重山島祥雲寺在官古島照泰寺在伊

江島住持併御照堂亭知事而告老者每月給米
一斗三升五合其僕給雜石九升或有黃衣僧
雖為祥雲寺住持亦同未為其住持併西堂等
者皆不給米給甲
久米村筆者俸祿加給二石共計四石
久米村近來公事漸煩今其筆者非才能者不
能乃以其俸甚少不敢望之因此總理司長史
呈准增之

始命泊村頭取並筆者行五佳節之期
冬至元旦无望百官仍行九叩見朝
旧禮冬至元旦國王率百官向其年所值歲德
入方位以行拜礼既而王登殿百官行九叩頭
以為朝賀正月十五日王登寶座亦行九
叩頭
始許人宅以家為垣並開店貿易至于是年始免
自往昔時本國又宅或築石為垣或栽竹為圍

而不許家以為垣並開店貿易至于是年始免
開店並家垣
始禁人葬金城寒水川西乞嶽下之墓
自往古時首里金城寒水川邑後及西乞嶽下
列有墓墳而墓近人家為由是禁其葬人于此
且使其墓主漸々築墓於他處以移素所葬之
屍骸焉
久米島其志川郡夫地頭仲村渠濱川等築壩引

水以補田水有功各賜位褒之
具志川郡屬邑大田兼城具志川仲村渠仲地
西銘上洲山里各邑田地水少尤患天旱之處
約計出米三百五十石餘時有仲村渠等十七
人相與協力督築數壩聚止江流引之以補其
田水方免旱患於是嘉獎其績而賜位夫地頭
仲村渠濱川大田各拜座敷夫地頭山城首里
大屋子山城西銘村新垣前村渠慶留間仲地

村仲村渠文子大城大筑玉那霸山里村前田
西銘村崎山大田安里各拜黃冠大掟上江洲
文子仲地西銘村山城各拜筑登之

始定有位士生流罪者蒙免歸到亦奏聞
前此有官爵士犯流刑具奏坐罪蒙免歸時不
奏聞至是年七月題定其歸亦奏聞之例

具志頭間切新城村志保新城為鬼取眩不知所
往後二十餘日得之于古墓不死

前一年十月志保為鬼所眩不知去向大驚尋
其至於知番真志之地見其在墓內扶起問其故
志保方醒曰吾不自覺到此矣至今年正月又
夜出不回尋經山林江海並無踪影後二十餘
日有本村人名曰新垣者繫牛于米道山喂之
新垣割草欲回牛喂其草新垣大叱牛忽聞人
低々叫救數聲其聲無力新垣甚怪四尋不見
速回以告于其親戚但至其山徧探只見岩腰

懸闕古墓之內又有小洞之口露出入指救出
視之果志保也以粥少食之方能言問其來歷
志保曰一向昏迷只覺有兩三人日送赤飯耳
幸聞人叱牛吾即叫救今如夢醒未幾又發狂
症至七月而死

東風平間切夫地頭神谷總耕作比嘉等勸民勤
農補貢賦欠各蒙褒美
東風平間切田肥賦多乃以其賦多而人民漸

疲始欠賦貢康熙壬寅年巳凶荒饑饉又欠貢
賦知行其所欠者共計九百五十石餘即命兩
總地頭官督治農業總地頭以富盛邑比嘉筑
登之東風平邑浦崎筑登之宜壽次邑賀敷筑
登之山川邑赤嶺仁也為耕作總頭名城邑新
垣筑登之伊霸邑金城外岡邑金城志多伯邑
金城友寄邑知念當銘邑金城為耕作當以助
夫地頭神谷筑登之各盡心力善勸百姓耕田

勸農未閱五年補完其欠總地頭奏其功即各
賜位褒美焉

改為護國寺佛名會

往昔之時十二月撰吉辰真言僧皆會於西殿
二夜三晝設壇念經祈祝國家洪福而當其中
日 王幸西殿至干近世若逢番日番半之日
王幸下庫理而令衆僧見朝也康熙辛亥 尚
貞王時改定十二月初八日始為此會至初十

日止至于是年改定於護國寺為佛名會焉
始定唐榮里之子家筑登之家
唐榮人係洪武所賜三十六姓內鄭梁金林蔡
五姓萬歷所賜毛阮二姓及中國本國人補為
唐榮而拜紫金官者子孫俱為里之子家其餘
俱為筑登之家

截去諸地頭繳上白米于圓覺天王天界三寺

自往昔時每年七月初諸地頭各交白米一

升于圓覺寺天王寺天界寺至于施餓鬼日住
僧已釀神酒以與出拜僧及諸官然而施餓鬼
費用皆出公庫今諸地頭不且繳米釀神酒矣
至于是年始截其米交和和興中口或縣以
始截大臺所主部二人仕上世座筆者一人
大臺所素有筆者四人主部二人辦理公務今
裁其主部二人且仕上世座原有筆帖式三人

於今裁其一人

改定攝政與王子申口座任吟味與申口座皆以
長幼為序

自往昔時王子任攝政則坐諸王子之上申口

座任吟味職則坐諸申口座之上今番改定攝

政與王叔子弟及申口吟味與申口座俱以長



備註 攝政與王叔子弟及申口吟味與申口座俱以長幼為序

